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六十六回 虎鎮邦放潑催賭債 譚紹聞發急叱富商

話說譚紹聞吃了這場官司，邊公親手責成，免了項擎木枷。東街岳母愛婿心切，把出錢來，交與巴庚打點，刑房受了請托，轉筒也撥了機關，卻俱撞了木鍾。這也提他不著。回的家來，無情無緒，悶坐東樓，惶赧之情，僥倖之心，俱也是不必贅述的。

過了四五日，德喜兒來說：「虎鎮邦拐著腿，哼哼的，在後門上等著說句話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就說，我早上出城，上南鄉看莊稼散悶去了。」德喜兒回復虎鎮邦，虎鎮邦道：「你說啥呀？你的主子去南鄉里去？少時你的主子出來了，我先把這小東西兒毀燼了！」德喜兒見話不是頭，回來說道：「大叔要出去見他。說往鄉里去，他先不依。」譚紹聞少不得去到後門，強笑道：「我當是誰哩。」虎鎮邦道：「再沒第二頭憨頭狼尋你了。話是在這裡說，或是到你別的去處說呢？」譚紹聞道：「還請到前廳說罷。你可從衙口過去，轉到前門來。」虎鎮邦道：「我從家走到這裡，兩腿已是疼的當不的，如何能從前邊轉？況且街上看見我這樣子，也惹他們嗤笑。咳，我是算不的人了。」譚紹聞只得陪個小心道：「虎大哥也不是外人，就從樓院過去。」

虎鎮邦哼哼的從地下爬起，隨譚紹聞穿過宅院，至前廳坐下。說道：「賢弟呀，你要救我。如今將主將我的頭腦目丁也革退了，錢糧也開撥了，就如死人一般。我當初也是漢子，也不叫你格外助我，只把前日輸我的賭欠，讓過的不用再提了，只把不曾讓的給了我，救我一家性命。也不枉向來好廝跟一場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當日夏哥說過，這場賭賬是全讓過的。」虎鎮邦道：「休說這話，看旁人聽見笑話。你只說這八百兩你輸過不曾？讓你二百兩我說過不曾？男子漢大丈夫，休說那三縷梳頭、兩截穿衣、戴（彭狄）髻的話頭。像我虎鎮邦，今日就不該說上一千兩，我不曾讓過二百兩，分外的騙你罷？我只要我的六百兩銀子，多一文我不要，少一文我不依。只問今日現成不現成。如不現成，也不妨訂個日期，或是我來取，或是你去送，休要把日頭錯個影兒。這一場官司我吃的虧也儘夠了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只算大家造化低。」虎鎮邦道：「你我同開賭場，犯了官司，你是有體面的，雖說也挨了打，胸膛不曾沾地，只是師傅打徒弟一樣，撓下癢兒就罷。像俺這一起兒狗攬的，捨著娘老子的皮肉，擩著屁股朝天，盡著的挨。他們還好，把我的衣飯碗兒也打破了。我如今也不說這話，只認個前生造化低。」

但求你只把我的本分道兒給了我，休要翻轉了一向面皮，到底也當不了銀子。」譚紹聞無言可答，只說道：「一時打說不出來，你也通前徹後知道的。我只是上緊與你湊辦。若說訂個日期，到臨時不能全完，倒惹哥一發生氣哩。咱們一向是如何的相與，我肯麼？我只湊辦停當，或取或送，再不得錯了哥的事。」

虎鎮邦道：「你就不訂這日期也罷了。我只有一說，卻要一總兒齊完，濟我一個事兒。我如今不吃糧了，好另外做個營運。」

萬不許今日一半兒，明日一半兒，那個我便全然不依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只管將息，休要掛心，我自然有個道理。」虎鎮邦道：「這個我就磕頭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休要罪我。」虎鎮邦欠起身子說道：「我的屁股委實坐不住了，我走罷。」哼哼的還穿過後宅，譚紹聞只得送至衙口，相別而去。

且說譚紹聞只圖一時答應的去了，其實胸中茫無所以。悶悶回到家中，暗地裡拍著手道：「這可該怎的呢？」到了次日，這客商中便有開送賬目條子來的；也有差小相公問討賬目的；也有借問官司平安的話，順便說舊日尾欠的話。

若說一向賬目，怎的一時都來索討？原來這做客商的，本是銀錢上取齊。若是主戶好時，嘴裡加上相與二字，欠他的也不十分勒索。倒是怕得罪主顧的意思，其實原圖結個下次。若是主戶頹敗，只得把相與二字暫行註銷，索討賬目少不的而於此又加緊焉，只是怕將來或有閃損。近日譚紹聞風聲不佳，各客商已默付幾分，所以各討各債，遂致不約而同。要之作客商離鄉井，拋親屬，冒風霜，甘淡薄，利上取齊，這也無怪其然。

內中單表王經千一宗大債。本月前數日內，胞兄王緯千，自滇南楚雄府販來藥材，要往京師海岱門藥材行發運。因胞弟王經千在河南省生理，先遣同伴伙計押車北上，要上鄭州廟，自來祥符看望同胞。這些接風洗塵、問詢家常的話，俱不必提。一日檢點賬目，內有譚紹聞借票一紙，銀子一千四百五十兩，三個月為限，過期不還，照二分半行息。王緯千道：「兄弟，你好孟浪！偌大宗賬目，如何並無個同人，難說當日曾沒個人作合麼？」王經千道：「哥哥有所不知。這姓譚的是蕭牆街一個大財主，他這揭債像是頭一次兒。少年公子性情，揭債極怕人知。把這一筆債放在他身上，每年有幾百兩長頭，難說他會賴債不成？況有親手畫押，是萬無妨的。」王緯千道：「這也換過幾個年頭，怎的不見清算改筆呢？」王經千道：「大戶揭債，最惡的是算賬，尤惡的是上門索討。每年清算，只像小看他一般。若再上門索討，他們好動火性，再弄個別項。搪塞清還了咱，便把這注子大利息白丟了。不如只如忘了一般，日積月累，漸漸的息比本大，待他想起來時，便平不下這坑了。」

少不得找利息留本錢，胡亂的醫治起來。咱便坐收其利，川流不息了。咱又不曾得罪他，他又不能說咱滾算。即令他果能全完，咱已經利倍於本，又成了一付大本錢。哥只知認藥材行情，這些放債的妙用，哥還隔著一個行頭哩。」王緯千道：「大抵人動了揭字一款，便不是沒病的人了。若果然沒病，再不肯上藥鋪內取一付平安藥吃吃。現在這譚家何如？」王經千道：「近來大動了賭，日子漸漸清減。」王緯千道：「這宗項利息已深，兄弟可生法討來。我還要帶些進京師，與他小弟兄兩個，各辦一個省察官。」王經千道：「要討這宗項，只得備席奉邀，酒席中間徐徐商量。」王緯千道：「隨兄弟怎的。我只再等數日，要僱包程驢子，與貨一齊過鄭州進京。」

計議已定，那些投東備席話頭，只得從了省文。到了那日，譚紹聞徑來赴席。肴核杯盞之後，說到賬目，抬過算盤，乒乒乓乓，好不饒人。譚紹聞看那算盤子兒時，早已又添上幾百兩利息，少不得害怕起來。王經千算完，又重了一遍說道：「本不該逼迫。但只是家兄販貨進京，蘆溝橋上稅，到海岱門下了行開發腳價，得好幾百兩。這貨豈是一兩天就銷售的，還要住著等哩，火食盤纏，京城又比不得河南，是個銷金窩兒。萬望譚爺湊趣，能全完固好，即不能全完，這整數兒一千，是再少不下来的。」譚紹聞說：「俗話說，『好賬不如無』。在我身上一天，就在我心裡一天，恨不得一剪剪齊。爭乃近日手窘，七瘡八孔的，難以驟完。我心裡比爺台還急。」王緯千插口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舍弟與府上自是好交，所以有此一番大交易。彼此通融商量，原是理之當然。只緣弟這番在南省買貨，那開行的倒了灶，拿的銀子去，再繳不完莊。打了一場官司，還欠下幾十擔。我不得已，把上京盤纏添上些，自己買完莊，指望到河南取這宗盤絞花消。將來未必發財，只求夠本就算還好哩。」

總是腳根下就吃了虧，偏偏住在個倒灶行裡。」紹聞道：「打了官司，官府自然追比，他能不給麼？」王緯千道：「雖說老爺追比，俗話說：『要的有，要了的沒有』。開行哩欠的客貨多，把他的家業眾人分了，竟是完不清，少不的歇手。」譚紹聞道：「窮遮不得，丑瞞不得。我近來負欠頗多，不過是典莊賣地，一時卻無受主，心裡急，事體卻不湊手。望貴昆仲另商量個良策，辦了上京的事。待我的事體行了，一五一十奉上。」

王緯千道：「船不離舵，客不離貨，只因向舍弟備這宗銀子，少不得落後兩日。千萬望譚爺，本城主戶，自有挪山之力，即令不欠舍弟的，還想去府上借一借哩。省城字號家甚多，千萬挪移挪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。現在我已出約賣宅子賣地，怎肯向別客戶另起爐灶哩。況且一時不能尋的來。」王緯千道：「出約賣地，那是有年無日的事，弟是萬萬不能等的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既是不能等，我也就沒別的辦法。」王緯千向王經千道：「這是你相與的好主戶，叫你拿著財東家行李胡撒哩！像你這樣沒材料，還在大地方裝客商哩，只可回咱家抬糞罷。」王經千道：「譚爺看呀，若說沒銀子，像是不能行的。」

譚紹聞此時是個急人，況且世故漸深，也不是書生腔兒，回言道：「王爺，我是出息揭你的，一天還不到，有一天的利息，不

是白拖拉的，休要恁的苦逼！口口聲聲不賴你的債，待我有了清白你，為甚的勒限窘人？」王緯千道：「不是愚弟兄們勒限逼你，只是我的事急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的事急，是你的事。當初咱兩人原不曾見面。」王緯千道：「休說這話。我們是同胞兄弟，領的是一付本錢，北京、雲南、湖廣湘潭、河南開封是一個泰和字號，怎說咱兩個沒見面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我也不管你這話。就是一個字號，你又不曾遣上牌來，發上傳單來，說北京貨到河南，某日要銀天。就是朝廷皇糧，也是一限一限的徵比。何況民間私債？總是等我的事辦妥，那時不欠不讓，何如？況你說過，俗話說『要的有，要了的沒有』。我一時沒有，您有法子您使去就是，告在官府，行息的賬，官府也不能定期勒迫。」

譚紹聞一面說著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經千弟兄兩個也無可答應，也只得起身相送。到了門口，王經千道：「家兄性急，言語戇些。譚爺不必掛心，日後慢慢商量，天下沒有過不去的事。」譚紹聞回頭道：「聆教。」彼此不悅而散。譚紹聞路上想道：「我一向吃了軟弱的虧，竟是硬著些兒也行得。」

嗚呼！譚紹聞，你又錯了。正是：

欠債速還總是要，只爭還早與還遲。